

集部

伊濵集卷二十　　　元　王沂　撰

記

三在軒記

傅氏世為燕人字夢巖者侍其親官京師日從大夫士問道德性命之説孜孜不倦侍講揭公取曾子之言扁其燕處之所曰三在問義於余余曰巳之德未易明也民之德未易新也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難而况乎止

於至善乎至善者能盡乎天之道極其至而無所他之者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人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有間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葢其原諸天者一本得諸已者均有是以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余嘗攷諸在之義矣隂與陽在天者也柔與剛在地者也四端萬善在人者也曾子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三在之義可知矣惟皇降衷在天者也克已復禮

在人者也天下歸仁非所謂新民之謂歟三在之所謂始終本末者不在茲乎抑先聖之言有云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二者之分不可以不審焉者也子也知夫所以為學者不外乎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力焉則將見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傳曰顧諟天之明命子也勉之盍亦思所謂三在歟

樂山亭記

西山臨林慮望之隱然猶卧龍首尾蟠屈踰百里佛老

氏之宫鱗次其上下而瓌詭殊絶之狀惟龍泉為甲即龍泉以望諸山靡迤蔓延或見或否而嶔崟聳秀拔立而不可掩蔽者惟偃巖為然即巖之前有亭巋然則道人高道崇燕居之地也即亭以望山之岫若鼇者崒若蹲者軒若奔者立若人者卧若獸者絡繹若士騎者巔崖秀聳若近若遠若倚若附若突然而出有恃者若侵尋而郤有畏者雲繞而鳥跱姤秀而競奇伏光昬薄星辰晦明變化以效履舄之下與夫浮圖僊宫傑屋峣榭

金碧明滅照耀巖谷故墟荒落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歷歷可指者皆放乎袵席之間道崇日與其游焚香鼓琴嘯歌吟咏其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不見其非吾樂也故名曰樂山而求記於余余曰道崇可謂賢矣士大夫桎梏於弁冕係累於塵垢者知山之可樂而弗能得薪人野老出耕入息老身長子而不知其可樂今君不特知其可樂而又得其可樂道崇可謂賢矣故余為之書

陸渾山水記

賁渾何以名古人畿於周遷於秦晉縣於漢迄唐隸河南宋始并為州今距州治四十里有地隆然而起者曰陸渾之故迹也豈信然耶葢莫得而考也賁渾山水名天下尚矣道伊陽而東馳二十五里導行隰而行未見也吠澮墟曲邐迤起伏稺篁老木蒼翠離陸雜英青葱葳蕤蒙絡棘樊荆扉鷄犬鳴吠牧豎饁婦提携抱負使人欣然以喜恍然若有遇殆比於桃源之探仇池之遡又東二十里有岡蜿蜒而行尤難登其上羣山啇律蟺

蠖靡迤聯絡青璟玉玦拱鄉森列蒼顏秀壁迅馳拔立或斷或續或見或否若立若倚若仆若鬬妏奇妬危挾壯分秀杉櫧樫檜轇轕附麗蕡嶆碧鮮寘途薈蔚嵐霏炊烟混隱迭見樵斧禽響若近若遠烟樹點蘚莽蒼無際目極可喜其下則長伊帶馬其水清瀉重洲小渚綺錯棊布金沙玉礫璀璨相射沙平流漫風微響遠水石相搏噌吰間錯溪獸沙禽戲鬬浮深蘆灘漁石輕蓑短棹呼之不來追之不及但聞拏音延緣莆間疑古之逸

民擯落不還者也遊於玆者使人遠聲光遺智力飄飄然有高舉長往之想清吟孤嘯不知日之既夕若乃訪胡昭之所從遁思紫芝之故隱何遺風餘烈雖遠而未泯惜乎予生千載之後不獲同幽尋而分竒勝雖山空月明風清鶴唳豈無飈車羽輪之士相視而笑嘉千載之後而有斯人追余之跡履也邪

為廣陵玄妙觀王法師明道堂記

明道洞文純素法師王君既主廣陵之玄妙觀即其

處為堂扁曰明道計工賦財一出巳貲至正辛巳始事至癸未之春落成而雄麗靖深金碧相照像設之嚴沓火瓜華之奉悉具書來京師請余記余聞莊周氏悲夫後世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廼序墨翟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而至於關尹老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毀萬物為實夫豈有待乎外哉太史公序六家之要指於道家亦曰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

萬物而已又豈有待乎外哉噫二子之言何其相似也豈其宗乎黄老者本乎清淨無為而已耶余嘗考諸五千文矣其言微其旨遠其文簡而該其義宏以肆夫豈有外乎此哉及降而為熊經鳥伸餐霞服日之法流而為禁祝禱祈符籙燒煉之方是豈黄帝老子蒙莊之旨乎噫術益熾則道益漓獨黄老乎哉學道之士蓋亦返其本矣廣陵當東南之衝舟航之經緯輪蹄之摩擊冠蓋之低昂重裝蓄賈之往來塵相及而袂相接也登斯

堂者亦有洒然而醒超然而悟屏好惡而忘得喪者邪羽衣黄冠之流抑又有求所謂清静無為之㫖如蒙莊太史公所指者耶初大宗師吳公命文明中正常應法師董宇定與王君主是觀董君從其師祝釐上方而王君為之也三清有殿帝君有祠壇以接靈室以藏經以兩廡表以三門皆易其腐斷而新之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成者哉紀其顛末以示久遠固宜王君名仁溥自號澹淵既為之書且繫以詞俾步虛者歌焉曰域中

有物誰能名孕乾育坤陶萬形猶龍得之以為經其祠孰主維三清天帝列真地羣靈霞冠羽扇儼列星仙翁鵠立衣雪明雲車飈馭霓為旌陰風慘淡從將兵獄祇瀆鬼羅拜迎眈眈其堂殖殖庭塗金閒碧光晶熒羽衣翩翩環珮鳴採掇日月吞華精飄摇八極道合并金芝九莖甘露零五兵不試百穀成泰階六符萬國平

王右軍祠堂記

蕺山距越城西六里晉永和中右軍王羲之嘗居焉

或曰戒珠寺其遺址也寺有池窪然而左右一淨若鑑一渟若黛蓄或曰觀鵞墨池之故迹也其果然邪晉距今幾年寺之祀不絶何其久也豈愛其人而因以及其迹邪初右軍之去會稽内史其誓墓之辭何其悲也余味其言未嘗不健其决而高其志惡夫一懐祖能激哉迹其貽殷深源書籌策江左之勢畫北伐之敗又何其工也此其志豈嘗須臾忘君耶亦見其不可而已也舉茲求揄其蟬蜕軒冕肆志丘壑有以也夫彼屑屑以懐

祖故談者亦淺乎淺矣嘻此其人何如哉會稽山川之美皆其相羊自恣樂而忘返者也登蘭亭遊雲門未嘗不想見其為人况過其祠者耶至治三年秋九月僧弗戒於火寺及祠獨巋然明年主僧訥公偕其邑之士陳翔始即其處易腐斵新昏黝且鉅書晉王右軍之祠揭於門余遊越之其堂而拜焉訥公告余曰願有述吾慕右軍之清風峻節而恨史策之陋而憐越人之不忘其思也故并采其出處之意而記焉

法輪寺記

陸渾法輪寺僧廣安治其事事既成請於余道其先師清惠事與其寺之所以成者曰願有述初貢渾之陽有庳屋數椽翳蓬藋故惠正者居之欹穿不葺榛棘蘙塞狐得以為域虺得以為舍樵牧避焉居民張閭懼其起廢之艱也廼請清惠大師主焉清惠至則喜曰吾居不以易此也遂率其徒廣接廣安剗榛與藋陻圯補缺即其故基崇庳益狹斬材以闢之陶瓦以覆之三年有成

而穹屋負崖長軒凌虚摩椽揭棟環山而出居無幾清惠坐逝主者凡更四僧而至扵廣安廣安惟其師重飾之勤顧其殿宇基高而傍羸懼風雨之或腐也乃營中殿峙重門翼之患其力之不給也乃持簿乞扵人銖積寸累口節衣縮悉資治其寺以其故人皆信服二十餘年始迄扵成屋之區如干而殿宇門寮齋庖庫庾之序皆足器之數如干而浮圖所用鐃魚鐘皷之編皆具其像自佛菩薩大士羣從衛之嚴如其法在陸渾之觀以

瓌傑稱嗚呼斯寺之興夫豈偶然也哉以廣安師弟子披撫積累之勞歷二十年之久凡所欲為無不如志是其心豈有所利然也盖殖其教者當然耳俾衣冠而儒者克堅其操勤其志則道之廢者振而世之治可成其美可勝言哉清惠嘗與山川扶宗宏教大師游禪律並行不相流礙廣安日講法華行頤兩經以聲音作佛事皆傑視其流者故余樂為記之且有警也

壽聖寺記

道伊陽而西羣山坡陁蔓延泉石草木幽隱窮絶行者欣欣然而樂樂未已也哀又隨之凡七十里始得鳴臯則曠然見其為寛閒之土躊躅徜徉相顧而喜矣亦人情倦觀於其所以饜而樂得於其所未足歟鳴臯有寺曰壽聖行者至是必少休而憩適焉其南則鶴鳴諸山岑徴君之所從遁也東引貢渾房次律元紫芝之墓在焉西眺錦屏之山犀列庸附庶幾有隱君子北俯伊闕而牛僧孺嘗辱吏焉其所謂金沙灘者名在而迹莫尋

使人慷慨興起皆可採而賦也其背則倚桃山前帶順陽渠烟炊氣嵐混隱迭見扵几席之上織文其流音如鳴弦秀妬工競皆效扵左右故地得其勝田入之饒倍扵他壤故宫得以侈棟宇𢀳𢀳嚴麗深穩凡所以奉養之物莫不皆具故徒得以集所謂經者𠤧千餘卷得以廣閱故理得以深是以環伊數百里以浮圖名者壽聖其甲也其搆端興緒無籍圖可考識扵鐘者則政和二年也金末廢扵兵其徒法聦者能悉力以起其廢今院

主僧某又治其故而侈之廼以余友克哷景兖之命疏其事請為記余謂興事為難幸而事興而後人不廢壞之尤難天下之事莫不皆然非獨浮屠氏也兹寺之廢興屢矣歷百餘年而卒復其故者是豈有數然耶亦其徒之才且智而善殖之也今夫若弟子之於家士大夫之於國舉能若是則天下之事無不立其廢者無不興起而父兄君上可不詔而仰成而其美可勝道哉故余既書其事而復寓其所感焉

強齋記

宋君文野將歸關東築環堵之室於先廬之陽翳蓬藋而居焉而命之曰強謁余言其故余謂君年七十將隱矣而其志不自足如此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作抑戒以自儆也君子之於道盍終身焉不以壯耄而勤惰也此其所以自強不息也歟強有以勝人之謂也以君之博學洽聞馳騁以驚世者謂之強邪以君之廉介剛直不以一毫挫於人者謂之強邪由前則

為誇由後則為傲吾知君不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古之君子養其德之剛以勝其欲之私足乎內無待乎外夫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而不懼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此其所以為君子也邪雖然衛武公不云乎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慎其獨也傳曰君子莊敬日強敬其慎獨之本也夫以宋君鄉道之勤進德之勇老而益壯其為君子之自強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之書

遊分水嶺記

洛邑之西山川之勝者莫若伊陽伊陽之西山川之勝者莫若分水嶺始余吏是邦嘗娱其意於企高涉遠伊之閎廓怪瑋可喜之觀皆我有也惟分水之勝未一到為歉延祐戊午夏余以讞囚繇汝還伊始自臨汝逕通衢而南眹澮陂陁蓊葧麥氣野雉磔磔鶩起於前又折西馳三十里曲道蔓延山形斗起又二里而至紫邏口從者以雨告宿道傍民家又馳二十五里山益幽泉石

益深峭棄馬徒步石齒間自山椒轉而西有山屹然矗
立若覆碧玉盎者分水嶺也其股趾盤薄占五百弓其
高踰兩牛瞰其下多穹嵒詭石抉奇姤秀其產杉櫧竹
箭利及比壤嶺之陽有泉出焉沸沫滃潗伏出石下其
左東流屈折其上林麓峭嶮不可窮其右西行紆餘沮
洳亂石間激者矢集渟者黛蓄大者輪旋細者蟲鏤囓
石嗽沙風徽響遠為溪為潭為湍為渠葢二十五折而
入於伊水惜乎閟於幽隱窮絶之地夫豈山靈善幻以

慰夫賢而辱於此者邪由嶺西南有溪介然篁篠蓊鬱仰不見日又二里而至小青山絶壁側立千尺狀若禹鑿者有藤如大蚖蟠蜿其上有鳥大如鵲而黑磔然其鳴又馳二里而獲少平其傍大木百圍其蔭如蓋乃繫馬石背披草而坐仰瞻崖壑傍矚岡陵鼻口呀而蹄胶峙伏光景而薄星辰至於野林荒墟鷄犬鳴吠溪聲谷響笙籟間作若古仇池之比心搖搖有窮探幽討意高嘯清詠不知身之在何境也始則霍然而疑復悟而笑

曰昔人有出守永嘉不以民事經懷徜徉山水間者有一落南荒以山林為犴獄者二者皆有累焉若余者當其杖策翩然意適忘返無伐木開道之勤濯清流挹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無悲傷憔悴之態二累之有也余既嘉登眺浮遊之勝而歎盛游之難再也於是乎書

伊濵集卷二十一

元 王沂 撰

記

芳潤堂記

懐玉山之陽有溪其流清瑩秀澈橋横焉若鰲負虹飲故其地名曰梁川背山而面溪有屋數十楹則廣信鄭伯飛燕居之堂名曰芳潤取機文賦語也堂之前有池池有亭曰若舟取易乗木舟虚也據堂之左有樓曰覽

輝取賈生所賦鳳凰覽德輝而下也伯飛田有秔稌之入居有山水之樂賓婚燕祭之具可給也仰有蒼翠風雲之變化可挹薪翁逸人之廬可指數也俯有清淺渚蓮汀芷之芬芳可擷文鱗縞羽之潛泳可緡而弋也蔭有長杉藉有豐草抗埃壒之外窮耳目之盛此伯飛有以遂其樂也伯飛因其游任丞良臣以圖屬余記余謂文以載道也王迹熄六藝闕世之纘辭者涉其流不探其源摭其英不食其實雖敷腴鮮縟馨香可愛求其根

抵濟用則蔑如也文不適用奚以文為易之象於履險必曰涉川舟以濟險也古之人若賈誼陸贄以文立法制削强悍其於用猶舟之濟險也然士之以文華其身而為世用者往往蹈悔冒耻而不知止若鳳鳥者其隱見以道故君子取焉予與伯飛非素交也觀其堂可以知其學於文觀其亭可以知其志於用觀其樓可以知其審於出處矣若夫登臨覽觀之樂與風物之美予歸隱江南尚能為伯飛賦之

為范慶元芳潤堂記

昔人論作文之法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生取古人書劇讀而精思之浩乎其川流薰乎其蘭馥研索日以富則陸機所謂漱六藝之芳潤者可言矣雖然辭章之靡麗者易工而義理之精微者難究其益思所以務學乎致飾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劄莫若勵於學氣完而學粹則雖崇德廣業亦自此進況其外之文乎文者技之末也河汾王氏嘗以定君子小人之分矣生可不知

所擇哉范慶元問名堂之義故書此以告之

崔府君廟新垣記

須城有祠巋然宅於北郭之阜曰崔府君廟闔境有禱輒應如響民事之謹廟建於國初殿宇中峙丹碧炳煥而崇墉缺焉負販者得以憩芻牧者得以游曾不若折揤以樊吾圃也噫瀆甚矣虔奚以揭靈奚以妥哉故贈鄆城縣大夫王君汝楫懼焉迺垣以繚之伐石命工皆已背出既成而緻密堅整截然矗然稱神之居過者加

肅非祈謝潔齋而來者不敢入其知所嚴奉者哉維神生著令猷殁司幽府靈實烜赫在宋特封護國顯應公其後陰施滋厚寵數益崇威神洋洋無所不在故牲幣之薦在在而是盛矣哉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今夫世之嚚子憸孫父兄之教不入禁網之設不畏驁然自棄於非道拜祠下望神像則凜乎肸蠁之間肅然敬心之萌遂至不復為惡是非神之有並乎禮樂歟郡邑乾旱水溢螟蝗札瘥之菑雖世治吏民亦莫能免於

是有禱焉隨感而應變沴而豐易憂而喜又非有並乎禮樂歟幽明之理夫豈二致然則須城之民可忘鄆城嚴奉之心哉建廟始邑人王氏歲久其名逸鄆城既殁之如干年其子京畿漕運司判官德實因余遊謁君潤來求文廼書以志歲月時至正四年三月朔也

秘書監記

至治之世必有圖籍之藏此書省之所繇設也初太祖皇帝經營天下扵文儒之事未遑也世世皇定江南收趙

宋圖籍大儒老生之論注騷人墨客之文辭與夫荒遐幽絶餘款墜刻星翁樂工兵書歷法方言地志佛老所傳及勝士良工繪事之精書法之妙奇絶之迹起上古竟宋金季莫不萃焉信乎觀物者必於其會然非至治之世則物亦莫能會也於戲盛哉是故官書省者皆當世聰明魁礨之材詎獨漸摩文學之益蓋以待上之用其重如此則其制度沿革可不彙而編之以明朝廷好古樂善之勤而勵學士大夫之行也哉著作商仙翁以

賢相之孫優游册府嘉上之厚其禮秩而欲貽法於後世也噫此其志可量也哉

有容齋記

劉彦時作堂為燕居之所既成請余曰溥也褊心有所不受狹中多所不堪懼君子之棄而淺丈夫之歸也思有以廓其量廼取諸書有容德乃大義名堂早夜以覽觀焉庶乎古者佩韋之意也余嘉其志從而告之曰今夫物之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

江海之大黿鼉魚鱉之所錯祕怪神異之所儲珠玉寶藏之所產然受則有涯若夫天地之所以大則無得而損益也故自其德名之謂之寛自其寛之所居名之謂之容而世謂之有量量以識擴而識以學進也雖然傳稱黃叔度汪汪如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有容若此叔度之賢無以見於外者其學亦莫得而考也豈其資之近道而學之不講是以言論風旨無傳耶嘻司馬遷班固述其人言之實而書而後人猶有竊議者

叔度筆於范瞱而人翕然信之豈有其實者可得而擬議而抱虛徇名者無得而窺也耶名者實之賔也以實則莫學而非道以名則莫學而非物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吾子勉之而已

礮神廟記

龍沙克哷景充甫世長千夫鳴臯山下新作礮神廟報功也初天兵之搠金墟宋也其先世皆有功天歷初年天兵戰靈溝景充甫又有功師還祭於廟告功也至順

三年十一月景充甫命其子瑪克本走京師屬沂記沂謂五兵之器皆神司之礮亦然葢其力之所摧擊聲之所震壞光氣之所薄曜鋒及未接固已落敵人之膽矣非神能若是乎沂往年官伊川與景充甫游最厚嘗觀其春秋教士閱習以程其能摩厲以作其氣旗旌鐲鼓魚鱗雜襲士皆賈勇自獻靜如磐石動猶飄風機械便習之利步趍遲速之節悉如法其精神所會何如也其神豈不昭昭然哉故沂書其端原且綴以詩俾春秋歌以祀

馬曰他日之石䂓以工皷之機氣成行充風雲前驅獵
復隆轟然電星流虛空翅關扛㒿羆與熊頭蓬衣葆履
鋒庸較厥技兮奏厥功若泥在陶金在鎔欃槍掃影祛
豐隆狼折其角弛厥弓㠊崙巳頽河不東震赫萬國罔
不讋岳祗瀆鬼來會同義驅斯完隕克躬凱旋盪滌霧
與蒙神揚厥職士氣雄開乾闔坤鴻濛崇錫以英蕩疇
其庸鶴鳴山高萬碧叢嶢楹繪桷飾以彤神之來兮宴
新宮靈旗夭矯纒陰風神之去兮䆳莫從光怪欝律飛

長虹刑牲釃酒肴核豐鳴簫考鼓聲逢逢五兵不試衣不戎御勇韜力和爾容神兮妥靈蠖蠖中而我見獻無能容

題跋

御書九霄二字

臣沂忝待詔宣文閣竊覩皇上運筆之妙鸞翔鳳翥勢若飛動而從容法度之中及覩賜布衣臣胡震宦九霄二大字則知天縱之聖肆筆而成已見於居潛之日昭

回之光震宧獨先被馬可謂榮也已雖然鸞鳳沖霄必假羽翼曷以新豐逆旅自期哉

題治平策要

洛陽少年號為通達國體新豐逆旅若素宧於朝其書與策如日星之垂而江河之流也士生際盛時沐鴻化其可默而無言乎

題歐陽興世帖

文忠公與其姪通理書云歐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

朝廷官禄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効歐陽氏之承德襲訓者衆矣在今盛時嘗表顯眉山藴叔黨之後而不聞歐陽氏之有仕者豈無其人邪抑潛德晦行而高不事異代之節耶元裕之壬辰雜編載安平都尉完顔斜烈在金季猶知尊異詎其盛世而反有不録者耶則知潛德晦行者多矣今觀廬陵歐陽永叔所藏紹興三年録其九世祖太平守與世省劄二通又與公族諸孫翰林直學士國子祭酒元功游始悟東坡

有云君子之澤豈止五世而斬葢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信哉

書王麓庵帖後

麓庵先生以醇儒碩德冠映古今其志節之偉謀慮之精固非賛嘆之所可及今觀此帖筆勢低昂意象軒豁而法度森嚴豈所謂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者耶嗚呼非其胷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捧玩再三不勝敬歎庶幾來者得以想見前輩風度以致高山仰止之意云

題林先生訓子帖

余幼時侍先子官江南識蜀郡林君彥立其文章詩刻厲清峭斬斬然不肯蹈襲前人一言半語其遊如弘農楊載仲宏鄱劉汶師魯皆敬畏之延祐間余游京師又識彥立之弟今奎章閣照磨彥廣清修好古克似其兄時彥立已捐館舍三年矣相與感嘆久之後廿餘年當至元三年正月彥廣出所録先訓首其言淳懇切至乃知彥廣季昆克名於世克承其家者有自矣

書聚星圖後

德星之聚以賢也天人之相應如此不於朝而於州里動天象於桓靈之世何居天之佑漢甚篤也漢曷以承天耶兩家三世咸有名稱豈天之生才私於荀陳耶亦其承道漸訓不扶自直者衆耳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噫聚於州里而其美若是聚於朝則其美何如耶

題譚濟川傳後

黎獠弗安厥居席險阻之勢伺可乘之隙作兵仗合衆

為寇殺良民火官寺其情狀之可嫉者若此朝廷嘗命將出兵以雜獨之汝揖以下邑一簿樹戰功則其建大將旗鼓者從可知歟身被創長子死而進擢不聞則其賞罰也又可知歟寇之益張也民之重困也固宜康誥曰殺越人於貨暋不畏死凡民罔弗憝孟子以為此不待教而誅者也噫俾人人皆汝揖則寇不足平矣若夫致其信義而單車獨行若龔遂張綱祝良之類者此難以責汝揖也

題胡古愚大拙先生傳

大拙先生扁舟江湖而不遠世以遯形曳裾王城而不飾智以徼名以為仕耶則操行欲蟬蛻乎流俗以為隱耶則文華可藻飾乎太平所謂寓巧於拙而物卒莫與之爭若夫氏族與字則君其問諸軒轅彌明

題宋獄空詔

書曰刑期于無刑語曰必也使無訟乎此聖人不貴去刑而貴無刑不貴止訟而貴無訟也沂嘗承乏修宋史

至刑法見太祖初即位尤重用刑哀矜之詔歲輒有之刑部設詳覆之員諸路命糾察之使至淳化間又置審刑院於禁中其重慎之如此中更衰亂而澤不熄亦其祖宗好生惡殺明慎用刑之效也歟而況廷尉持天下之平司生人之命其當時選擇之精屬任之隆宜何如也其能仰副欽恤之意以尊揚祖宗好生之德俾庭無留繫明允如張公者其賢從可知歟古語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吾知張氏之後其慶未涯也紹興之詔有云

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為訓居是職者尚鑒之哉

題許將手簡後

宋南渡前士大夫例善書雖未能如蔡君謨米元章從法度中來然其天資所發往往無塵埃氣可喜也所謂女好無定姿悅目即為姝耶

題觀泉圖

瞻彼泉水其清瀏瀏既出於山亦經於邱原則有坎陸

則有岐汪汪洋洋莫知所之奔壑西馳經天東注夫豈性然勢激而寓歛此涓滴至於尋丈隨波同流惟海是向彼觀泉者朋簪童琴洗耳其操濯纓其心鳴雨林臻霏雪崖至時不待人圖不盡意漆園蒙莊妙契淵默君子人與果行育德養正之功有漸無已勗爾後來是之取爾

書塘烏氏碑後

余讀詩緇衣篇而後知賢者之能世其家也再覩司馬

遷表劉項方作敵士以智力自奮厥或弗類亦序建為
侯王傳不一再或覆厥宗又以知武公父子固賢亦先
王忠厚之澤有以成之也塘烏氏由雲中郡伯奮起西
夏事世祖皇帝時方整六師以行天討推心膂之良寄
爪牙之任者一遵成筭其摧堅獲醜必賦功輕重而賞
能以此時備任使蒙褒寵則其材且能可知矣施不盡
有以隕厥身子桓勇都尉繼以忠義自持從出征入衛
功烈炳然則雲中之祉其後人者從可知歟客省使當

天歷初視理之逆順挺身來歸干城斬獲所向無敵第勞行賞眷奬優渥又非承德襲訓之力歟其子當嗣爵既以萬户讓其季父又以鎮撫讓其諸弟詎特才且智克紹其先又以知其孝義之化行於家也其孫曾之蟬聯蔓衍也固宜於戲觀世臣之家則我朝之深仁厚澤何如哉大夫士之工聲詩者可無以繼緇衣之篇耶

書性齋說後

新安方成讀書之室翰林待制揭君曼碩扁曰性齋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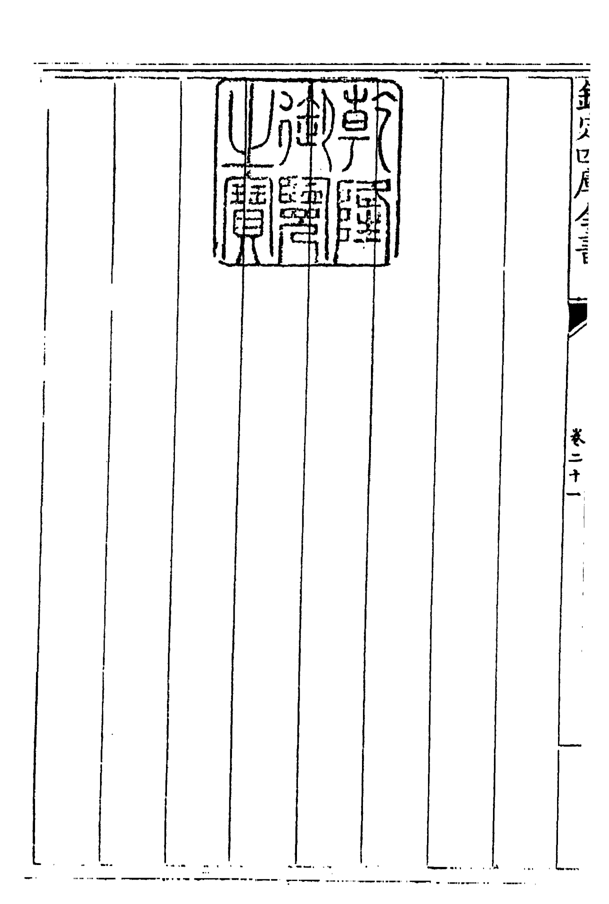
易成性存存之義也裏陰王沂述曰情者性之發性者心之理感而遂通者用寂然不動者體其靜也如泉斯涵其動也如流迤邐或濤瀾之壅決非捧土之或止求復所有斯克乎已卓爾不羣萬善具備靡闕靡虧常目在是體立用行曰道與義其功何以卑禮崇智崇也效天卑也法地念茲在茲生生不已一真春融諸妄蟬蛻猗誰名齋新安方子敢賛一辭以廸來裔

題彭宗徐字說後

廬陵劉高仲先生名彭叔字曰宗徐且推原所以字之之義其説固美宗徐西江人也亦知西江有所謂南州高士者歟昔之人有起武子於九京弔靈均於湘沅者而况居其里覽其跡者歟其人去今且千載其風聲餘烈何如也聞之者亦可以興起矣而况慕藺而名相如者哉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宗徐勉之則高仲所謂大彭氏者於是乎在

書姚許靜談圖後

姚許二公以名德之重事世祖皇帝考其平生所立始終鉅細未嘗一念不在國家今覩靜談遺像尚足以見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一時君臣之際何其盛哉二公逺矣其學術之醇議論之偉則未嘗亡也昔馮唐論頗牧之賢漢文為之太息覦相條晁董之對孝宣以致中興此余之有望於來者云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伊濱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范重棨
謄錄監生臣章　儔

伊濱集卷二十二

元 王沂 撰

題跋

題胡士恭濠上藁

嗜欲熾則神疲而意昏憂患集則氣折而語陋二者之累而求詩之工難矣哉蛻氛埃處閒曠日與逸人勝士游固無嗜欲之惑遠聲光遺勢利邈想夫灝氣之初太素之始又絶乎憂患之撓士恭得乎濠上者若此宜

其詩之工且多也由是而工之不已窅其興含之彌章幽其趣韜之彌光潔其氣遠之彌芳澹其味咀之彌長清其韻聆之彌揚與夫柳宗元韋應物李太白陳子昂上下乎清都之境翱翔乎白雲之鄉士恭以是求之則觀魚之樂亦有合於蒙莊

書麥舟圖後

嘗讀陳履常詩為惠不必廣但問與者誰受施何用多名義以為資未嘗不撫卷嘆息以為名言由是觀之則

冉子之請原思之辭皆非義也孟子於薛宋則受於齊則不受莫非義也故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堯夫愚卿皆一時偉人傑士其於取與必有見於此

題孝節卷

夫有德色之子則有誶語之婦有高義之夫則有偕隱之妻劉氏之守節固偉矣亦處士之孝有以化之也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信哉而况關雎之行流風之被乎江

漢者當何如也雖然子之致孝其親妻之弗移於夫理當然也而韓氏夫婦廼歴太史為之書噫

題獲麟圖

關雎之應實無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噫

題李敬齋樂府後

余嘗觀敬齋賦鴈邱雙蕖怨樂府數章於元遺山集中經緯綿密詞旨清楚似勝元作意者如黄魯直陳無巳

和東坡詩前輩所謂極力以壓此老者今觀全集其語意渾厚絶類晏元獻父子乃知遺山附入之意有在也

題晦室

甄德修命其藏修之室曰晦而王子為之詞曰春華之榮須風光以成煥其神明須含光以貞龍蛇之蟄以藏身尺蠖之屈以求伸巷顔之如愚而㝈之耕於有莘晦其名者昌晦其德者百世不忘斯聖人之所以洗心於密而退藏

題大學治平龜鑑後　李朝佐著

窮經將以致用者也漢之儒者亦嘗以六經之學竊見於用如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斷獄以三百五篇進諫六經之用固不止於此然視夫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如何也余有取乎大學治平龜鑑者以此云

題歐陽公權墨迹

宋江文忠公萬里稱歐陽公權事親孝為人忠謹身如

玉潛然無世間榮利意評其文高處逼西漢其推重如此此記雖非愜意之作然憂世之心溢於言外是未易以工拙論也

書紀將軍傳後

晉州鼓城之東有封壟然相傳為漢紀將軍墓鼓城居氓紀姓者百餘家皆云將軍後蓋信然也司馬遷班固序漢之興亡有畫一策下一城皆為立傳而將軍以身殉國脫高祖於危忠義之氣到今凜然如生權懸夫運

籌游說搴旗斬將之功何霄壤之寥絶也是宜詳其胄出而傳之以勸忠於後世而乃附載焉繆矣雖然彼運籌游說搴旗斬將者雖赫然震燿於一時而泯滅無聞久矣將軍獨俾人稱思至今社而稷之尸而祝之豈其忠義之在人心者使然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將軍在之矣紀姓有仕國朝為千夫長者曰禎字天祐為廟以祀余既嘆史氏之陋而嘉天祐之能表顯其先也於是乎書

書硯北生傳後

至順間余嘗序硯北生集古印考是時生年甫三十挾此著書游京師一時賢豪知名士皆與交生負其有不肯俯首隨流俗已而歸吳中後十年余待詔宣文閣審定御府所藏珍圖名札品第甲乙諸公貴人間問海内精賞鑑可名用者余曰吳中趙仲穆與生淮南陳新甫而已既而余承乏翰林一二貴人亦相繼去而無知生者矣又三年詔修遼金宋史余言任事者曰生聞見甚

博叙事有法宜以前代陳無已故事召生而任事者復以白衣難之至是不見生十五年矣道士張一無來出吳興王蒙著硯北生傳讀之笑曰昔米元章以高世逸羣之氣而婣侮杜少陵於數百年之上豈獨為一薜少保計哉生方以圖書翰墨之樂而錙銖軒冕以湖山釣遊之適而塵壤埶利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余亦淺乎知生者矣乃補傳賛曰鼓文周篆缺莫續鐃歌漢詞亡可屬昆玉蟾肪泥視玉螭盤螭卧紋雷榖商甗姜鬲敦

有牧琱戈蟲魚畫貍鵲斷縑敗楮倒囊牘雜然前陳什襲蓄清風古意溢我目誰其樂之吴郡陸

題理千户孝行傳後

歐陽子云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别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觀此則知理君之孝行可尚也哉

文

謁鳴臯山三清殿文

鶴鳴之山秀而雄兮方壺蓬萊此別宮兮雲旗羽輪飄乗風兮烟消月出闃瑽瑢兮哀此嵩民瘠而窮兮維神之祐助歲功兮藥疾驅癘攘螟蟲兮雨暘以時沴易豐兮桴鼓不鳴囹圄空兮爾壽爾昌曰農工兮何以報之愧於中兮謁於靈宇嚴以恭兮神之惠我曷其終兮

謁木門義應侯廟文

撮土之山勺水之淵苟利於人有神司焉况於嵩高卓瑋拔出倫類出風雨見怪物而合於先王之典禮者耶維神血食此邦著於前代靈蹟昭昭攘凶拯害其式遵故典敢修禮謁永維靈德常祐斯民則民之事神其孰敢怠

謁三塗龍祠文

三塗之險實險而奇劖立峩峩帶以長伊其險伊何有神司之神有靈蹟邦人所祗噫風震霆騰雲擴霓驕陽

以袪膏澤以施拯溺攘凶庇廕嘉秪開闔變化其功孰窺我民報事豈有數思爰卜其吉蚤駕以馳爰肅我躬爰謁靈祠爰求民瘼匪禱我私爰以薦神神其歆之

弔鼂錯文

有漢失馭兮裂土擅强太阿倒持兮黄屋翺翔綱紀逆叓兮弗慮弗匡馮口或啟兮胷陷劍鋩賈筴之畫兮流涕浪浪大夫之弗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噫跤螯之云錮兮俞扁深𦡱其旁厲鍼石以從之兮衆果竊笑其為狂

猛獸之在山兮樵採擯迹鷙翮之高翔兮狐狸不食何
大夫之忠勇兮君胡惑夫讒賊詎覆敗之是圖兮卒快
心乎仇敵殺身之匪余戚兮哀宗社之將隳苟余心之
無愆兮雖勦絶而奚悲嗟夫世之議大夫兮曰胡蹈殆
而弗疑術數之自操兮斯聖人之所非身居而君將兮
固召禍以媒讒君子之過忠兮故忍責其纖微羌余衷
之坎坎兮獨咏嘆而長思余哀後之人兮何鞠㤙而抵
巇咸嗟吊而嘆老兮孰懼忠讜之或虧瞻馬鬣之遺封

兮聊徘徊于穎湄緬遺塵之遼絶兮涕浪浪以沾衣

贊

天衢子贊

翰林供奉李彥方自號天衢子贊曰豐下而腴有美髯鬚冠服也儒春温盎如紬金匱書直承明廬扁舟江湖世莫能拘彼疾其驅我車徐徐與時卷舒是為天衢

二賢贊

翰林待制揭君曼碩既為西江彭君宗徐書仲長統樂

志論陶淵明歸去來辭宗徐弟宗建求余書其末余謂二賢之心迹固見於論與辭若其言行之詳有非辭與論所能盡者廼為二賢贊俾有以希慕云曰有漢徵士世居山陽策幹之敗厥聲益彰俶儻敢言或以為狂發憤著書其言曰昌足繼西京董賈劉揚卜居清曠於焉倘徉散策平林濯纓滄浪雅操南風妙曲清商呼吸精和靈龜與藏猗歟先生與道翺翔有晉處士少而居貧州府三命不屈元纁棄官從好厚志薄身賦詩歸来寂

寞之濵濯畦鬻蔬魚菽是勤宵盤晝憩非舟非輪抑揚
爽朗其辭不群白璧微瑕孰云知文簞瓢屢空短褐懸
鶉求義而義求仁而仁曰康曰惠往世同塵猗歟先生
天之逸民

王善甫畫像贊

千歲之松百鍊之鋼遇挫弗虧雖老益彊撫民也煦兮
春陽擊強也凜然秋霜髮白顔蒼洗心退藏觀浮雲而
一笑聊杖屨以徜徉

張淳甫像贊

洛陽張生舉拜且泣請於余曰先人以潛德晦行闡於鄉而卒窮以死舉也無似懼無以表見於世先生其哀而賜之文俾托以不朽吾小人亦與榮焉予弗獲辭為之言曰莊周論天曰自然吾以為荒唐之言至於仁者天鄙者壽賢者窮愚者達荒忽而不可究然後知周之言為弗謬嗚呼張君璞玉之良道硼於中而暴之以藝孝行于家而譽闡於鄉然而善不克報勤不獲祿謂天

有知何禍何福謂天無知何後之淑舉也勉旃姑務于學以求其傳庶足以發幽光於九泉古之所謂倚伏者尚可信而俟焉申包胥不云乎天定而後勝人人衆而能勝天

奎章照磨林彦廣侍儀舍人畫贊

辨色而朝百辟輯瑞以會萬方紫宸之班濟濟蹌蹌望之猶鳴鳳之在朝陽此其凜而清頎而長言而文神而昌直承明廬登寶繪堂者邪

遺安堂贊為李唐卿御史書

維士晦顯繇時亂治即以求安其旨有二其在於易隨時之義義猶權衡曷可錯置其在於書曰安汝止道猶規矩方圓是視三仁事殷或去或死二老歸周或用或恥是義之安以時而已君仁臣敬安在於是止慈止孝曰父與子是道之安不易萬世龎公栖遁丁漢之季豈表是依聊以避地遺安之對可施於彼表終不悟徒高其事猗歟世德醴泉仙李其承有子以文起仕既貳天

官為材御史有孫嶷嶷亦紹厥美畎畝之安烏得而擬

曰視諸道其安以此其安以此維後之祉

銘

尊己齋銘為績溪汪氏賦

人于萬物所貴為己蹈賢軌賢由己而已惟爾從欲得

彼忘此孰云千金視若泥滓惟此可尊惟彼可耻精擇

力行一問諸理伊誰名堂猗歟朱子

先君硯銘

其厚也不反不側君子之德其潤也溫其如玉君子之澤惟其然余先君子寶焉以昌斯文之傳

碑

知宣德府王公遺愛碑

宣德郡兩京間險帶河山勢壯屛翰列聖時廵馳道所從出車傳旁午民廬阜蕃猶漢三輔歲廵幸服御供帳陪扈百官厨傳飛輓鏹屬罷軟吏旣候喘顛汗免罪戾不暇而並緣為奸者躍躍以喜矣其鷹擊以峙威猛令

以趨辦則又民不寒而慄其有臨政而民安之既去而思之不忘者可不謂賢乎哉廼今王公既代之如千年而民著其善政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則其賢可知矣初延祐三年陜西牧弄兵朔漢皆警上都留守議時丁祁寒宜預具羊裘以待戰士既具而請其直賦宣德屬邑裘帽袴四百餘僂襲既輸而直不下已而西北解嚴歲輸不已民以故敝其資或立劵舉責困不能償至鬻妻子歷十四年吏師耳目不究公曰弊有大於此

耶事首於一時權宜者曷可因於後況畿輔根本地王
化所先民可重困也哉即下令其屬罷之既而留守司
亦不復語所輸公代去久之徵如初時至元三年也公
家居上京聞之歎曰夫任其事必圖其效我為政於彼
而惠莫能終可乎且古之君子有以利人無不為也今
吾豈宜避一時之嫌而貽其民百世之害迺析陳其顛
末於分司御史罷之如公言於是民懽呼以手加額曰
公德我民至矣哉且以武川劉蒲之序介國子助教康

君魯瞻來請書公名敏善甫字也蔚州靈仙人早以儒術飾吏事嘗拜御史西臺丞珎用監同知上都留守司所至聲赫然今特紀其為宣武者繫以詩曰治理孰難厥惟王畿懦或孰田猛威禍基一弛一張惟相厥宜我以吾誠孰難厥施灤水之陽居庸之北睠此奥區拱翼都邑民物夥繁風氣淳質順時撫方布昭品式從官衛士羽林鷹師其來如雲其給星馳曰此常供民敢或違豈其誅求恒若登陴惟我王公若疾在已蠹宿弗剔曷

致於理公言諄諄如袠之温惟誠動神而况於人昔也
五穀貴擬孤貉今也在野戢戢其角昔也紐聯婦手胼
胝今也然膏緝毳而機民言公徳我覆我育豈惟婦子
及我牢畜博瘠蘇僵起我嚬呻公燕壽考式慰我民我
民之思載歌載詩庸勸後人徳馨似之

伊濵集卷二十三

元　王沂　撰

碑

樂平縣尹康君遺愛碑

平棘康君庭玉之尹樂平也寛而不煩嚴而不苛教民趍農桑通溝洫以厚民生興學校以熾其俗又以其餘力封壇壝理傳置悉如法其識事如著龜操守如氷霜憂民務如家事衛良善如生㓜不為機巧刻察而治獄

不撓曾無嚴聲惡色而吏縛不得逞里憔户懌咸曰有
惠愛於人既去官邑之里屢林野之民願伐石以紀其
政以耆老閻惟寅之狀來徵文曰邑民有與大姓爭田
者大姓力能動縣州吏曲文為道地民憤死其妻藉以
中之逮繫者四十人獄具君求得其情民泣服釋濫繫
者歲大旱麥既萎死而菽粟未種君薰祓禱羣望得雨
遠近周浹變瘁為榮易憂為喜民曰君精意所致也君
名國器早以明習法律推擇為吏歷官和順南宫二縣

薄故能深知民隠所立卓卓如此嗟夫理民莫近於守令也今凋郡敝邑相望盖能推其功惠及民者鮮也君受代在任之嵗月與衆人同而民思之不已亦難矣哉乃取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曰樂平之郊載歌載謡有緝其政其聞孔昭聞也曷以宜民而已宜民曷以以其㪅易獄訟之濫繫者充斥君來聽之髮櫛絲績時澤之慼我民焦然君禱而澍錫之有年遺秉栖畝囷蔵露積富我鰥煢鰥窮君之錫原有喬松隰有豐草無壯無穉

祝君壽考式爾後來視君之為太史之辭我民之思

真定路饒陽縣主簿吕君遺愛碑頌

至元之初詔天下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海内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時羣下遵職惟恐在後而饒陽縣簿吕君以治行聞歲滿代去其民聚而謀曰我民之德吕君至矣顧無以自效盍以君善政刻於石乃俾邑之士尹彬張思禮走京師請余曰吕君之為饒陽也以平恕質慤為主不矜智飾名每事輙分别可否而使其政

皆由長以出以故為之長者聽為之民者思先是賦稅失其平民往往轉流君正稅籍壁姦蠹若疾痛嗜欲在己復其業者五千餘家歲輸米五千石武强出入主撮若家計然於賦役度勢不可蠲除者然後第甲乙調發與民為期會如補倉廪治梁道費不煩而民不擾滹沱水嚙堤府調陻塞君賦葭葦均吏縣旬而集府歲買桑楮縕絖給受有法無均否之弊無會集之擾凡民有訟曲直君濯手擿爪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詿誤若小過輒

誨諭遣去民有爭分財訴户役積歲不能決君為辨之卒使感悟而去久之政洽豪猾屏迹鰥寡遂養弛壞更革廼興學校建加封先聖碑與其長貳春秋釋奠以宣教化以故嶷然有能名部使者二千石舉其材將用矣而我民思之不忘公其賜之文以慰我余謂為政莫難於為縣也而簿為尤難凡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也惟其長之同則奉法之吏從而繩之不為其同而惟其志則為侵官為立異若吕君者不矯矯為異不翕翕

為同能使為之長者聽為之民者思盖人有所不能及
也不為之頌則為善者何以勸焉呂君名果字士寛世
家中山之無極其材方獨於用其可頌者庸詎止於是
歟詞曰昴畢之分饒陽其邑流聞王城有俾其績曷以
致之時維呂君匪飾匪雕璞玉之純此張彼弛補刓葺
弊庭絶滯訟濫獄無繫流亡既来君能撫之我無爾暴
爾無我欺驅我蟊賊膏我黍稷我倉既盈爾廩維億何
以祝之福禄如茨何以昭之琢辭于碑

墓誌

元故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致仕郭君墓碣

應奉翰林致仕郭君既葬其孤汝立請于禮部尚書張公國維曰先子官次行治既載太史楊俊民幽宅之銘維墓有碣所以明著其體聲美實以飭我子孫於千萬世其辭未立敢因公請乃屬其壻李濟卿以狀走京師乞文於襄陰王沂序曰君諱士文字從周其先廣寧人中徙錦州至君之大父又徙真定故今為真定人大父

諱安世載德弗燿父佑掾農政院以君故贈從仕郎真定路靈壽縣尹母傅氏贈宜人君早為部使者陳公天祥知辟掾不就已而用薦者為忻州文學掾改真定文學遷教授大都學調陜州逺安縣簿改太常寺禮儀院太祝又不就以應奉翰林從仕郎致仕卒於元統三年三月癸巳年七十有四以其月丙午葬於真定縣栢堂原之塋以配宜人傅氏祔子一人汝立女二人長適趙祖昌次早卒孫男一女一未名也初靈壽君歿京師君

尚幼徒步往返護其喪歸哭泣無節垢塵積首見者嘆息終喪事母至孝飲藥物必經手尤刻勵就學博聞強識屬文謹繩尺於書工篆隷游於集賢學士集巻初國子司業硯堅之門而與處士默菴安某磨礲灌食以求其所至以故名出衆右其掾文學也嚴知約善教誘為學者所歸今翰林承旨許師敬時貳燕憲尤器重君其教京學也名益著論者謂君勢且顯而任事者亦意嚮尤甚君終不肯強起天歴初祭酒蔡公文淵薦君教國

子而君已老矣君為人介特樂靖退言動必度於義於
勢與利無秋毫顧計心晚號西泉日與學士大夫講評
以遂其好嘗考燕南河東鄉貢士其得人為多屬疾垂
歿容止如常呼弟子李鳳理髮正冠遺言里中親疎各
盡其意噫是豈無得而然哉用雖不盡其才而言足以
見其志學雖不大於人而譽聞於一時其自得者壽考
於身其有餘者以褒崇其親以流澤於後是不可無銘
也其遺文若干卷繫銘碣上曰彼囂吾静以守則勝彼

棘我徐以求則迂不罵不棘維學之力兆此新岡歸安其藏琢銘斯石過者必式

故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賀君墓碣

賀君名據德字天爵太原清源人也初試國子伴讀後中泰定四年進士第丙科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既滿乞外補以至順二年八月丁酉終於京師僦舍春秋三十三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於其鄉之先塋次君初從今翰林侍讀學士富珠哩君學雅為故國子祭

酒宋君誠夫今國子司業謝君敬德器重其家故寒也自童幼孤苦無慢情戲色侍母以孝聞出從友朋以矩法自持為學勤苦旦不頮水夜不觧帯齜研覆精必以己所自到者為是由是於場屋之文膏潤氷釋義理溢發既編修史館行加修名加聞若將施之而固止之斯其可哀也夫初科舉行士之策名者纍纍智運術展於清資顯轍執契而取君既為館職矣天與之榮如此而又奪之之峻如此豈暫顯之而終蔽之是殆不可曉者

也旣沒之如干年當至元之初淸源縣大夫孔禮字仲理石以表其阡以監察御史吕君思誠幽宅之銘請文昔孔子遇舊館之喪而哭之哀脫驂而賻之門人譏其已重而孔子辭焉曰余惡夫涕之無從嗟夫吾銘不愈重於脫驂乎君可以無憾矣繫銘碣上曰孰天而屈孰壽而伸其天其人磅礴氤氲復歸而眞

承務郎南陽郟縣尹郭君墓碣

君諱泰字通甫姓郭氏其先陳留人在金季有長千夫

者逸其諱天兵定河南君之祖全集蕩析之民為百户隷武宣王察罕麾下既聞即命為官長以撫其衆始徙家襄邑故今為襄邑人考元贈承務郎汴梁總管府推官母氏李贈恭人君早從舅氏故叅政李成肅公學練習典章律令因草損益至大間朝議修通制用薦者與編緝書成補中書户部掾有能名還河南行省掾而名益顯丁母憂服闋授承務郎尹南陽之郟縣他州邑訟難决者部使者悉屬君已而以疾歸調監衛輝路驛不

赴以後至元戊寅閏八月終于家春秋五十有七配韋
氏封恭人子男三人長榮祖國子伴讀欽祖繼祖尚幼
女二人適士族君既葬之七年榮祖以穀城縣簿劉中
孚之誌求文其碣曰君為人和平質簡不矜智取名其
施於為政亦然至有所必行人亦莫能及也初天歷皇
帝之入汴起萬夫長之罷廢者命守潼關以拒西軍而
游田沉湎自恣間縱帳下惡少肆剽掠軍民洶洶如驚
鹿已而潼關失守坐法下閿鄉獄其徒破械出之走郟

縣歷逆旅舍君聞往捕左右曰彼將家子勇健多力未易當也盍請于大府君曰吾備位長民有罪可縱乎既就縛護送汴君應賞不下或勸其自陳一笑而已此行己居官已試者也是宜書銘曰君之為政小法必慎及其臨義則奮而進俾擴其施詎止于斯奚嗇其為惟後之詒

伯姊墓誌銘

伯姊王氏先君宣城公之女嫁東垣侍其氏為嘉議大

夫浙東廉訪使同朝之子婦侍其君道之妻笄而柔嫕靜約動應儀法於刀尺鍼縷不習而悟於圖史知大㫖於孝友天得也長而擇所歸仰恭俯慈宜於家方其盛時中外聚指數千歲時饋祀以恭先之而恩意所逮踈戚如一舅殁姑老分任家政侍其君名宦未立卓越不羈賔客過從車騎魚貫擊鮮置醴彈絲吹竹歌呼遨放窮日夜不厭而家業少衰矣吾姊相以儉約納諸繩檢斥貨簪珥珮服奮厲營畫秩秩有序以儲以積至有田以

食有廬以居飭其子以學不倦此其德性智術非偶然者人皆謂宜壽而康克備成福不幸年三十八以卒嗚呼女如是足以知其賢又足以知吾祖考之德行於家也以延祐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卒於姑孰即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于姑孰溪青山之原子男曰某蔪然有立王氏世家襄陰今為大梁人吾姊為金監察御史諱銳之曾孫浙西道提刑按察司經歷諱振之孫宣城諱宗仁之女為之誌者其弟沂師魯也銘曰隶是壹彛一其初

終振彼單微實保其宗在德靡虧奚報弗隆昌以告哀納銘新宮

鍾教授墓誌銘

客有挾五行書踵門來見曰鍾萬鍾試告以歲月時具道余生之辰月宿星斗而金佐之用是剛介自將不能俛仰俗尚謗譽相尋若素所聞見其然者余洒然異之問其所傳慼然曰吾先子早遊江南得李虛中學而周覽旁浹星歷書以翼其術推人之壽夭貴賤貧富憂樂

奇中而不失縣是名聞江淮間晚而劬躬教子萬鍾未
及養而遽大棄之葬又無以識諸幽終天之恨也公幸
哀而賜之銘即死無憾翌日袖繁昌縣大夫張純仁之
述一通來授余憐其志為序曰君諱震字東叟太原人
高祖會仕金為小官曾祖耀先祖夢熊夢熊子三人益
成益禮益友益成始徙家浙右辟宣慰司史以歿君之
考也初君挾其有游姑孰繁昌間一時士大夫多神其
伎謁者浸衆君應之一以誠篤時微諷默導以救其失

晩用薦者為陰陽教授池州卒於至元二年丙子二月十五日春秋六十九娶虎林何氏子萬鍾也銘曰奚術之微奚居之卑庶乎道之為歸嗚呼鍾君其尚近之

劉宜人袁氏墓誌銘

夫人姓袁氏濮州臨清人父諱某以長者稱鄉里母李氏夫人年二十有二嫁東昌聊縣劉氏為從仕郎德州判官熙之配儒林郎國子助教源之母至元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終京師之官舍春秋七十六即以其年某月

甲子歸葬臨清縣廣濟鎮之先兆初德州先配吳氏既
歿子淵尚髫也夫人拊字恩有加俾克有立及夫人有
子令助教與淵友愛尤篤助教之幼既捐重幣求師教
之及壯又遣至京師齒冑子于學淵悉所有以資其費
無所靳居數年明試于有司收其科歷官州縣入列于朝
德州與夫人皆以助教貴授封夫婦康寧壽考助教迎
致京師食其養祿而宜人遽卒其可良也夫助教同余
官國學居相隣也故其子請銘不辭而銘曰子登王朝

夫老卬園謂宜百年象服魚軒胡啚其報維祉其後維瘞有銘萬世不朽

沈伯雋墓誌銘

君諱茂寔字伯雋其先有為齊太子家令者曰約嘗徙家吳興故世為吳興人至君之考又徙家錢塘今為錢塘人曾大父諱謙為宋承信郎監武義酒稅大父諱行義保義郎准備平江節制司差使考諱元龍登仕郎應浙漕舉君少蓄學問發為文章詩嘗往來新安方回萬

里西州史孝祥敬輿之門用薦者補録紹興儒學毋病
棄歸養居久之改杭儒學録歷石門洞書院長丁父憂
卒喪遷太平儒學正先是庾粟庫錢弗以豢士壹切靳
嗇羸則掩取自封殖又虞暴露得罪乃竄易為簿書他
日為清虆誑士惴惴然恐户外之屨入也君獨裕人薄
巳弗樹乃私能俾長者聽貳者服日從四方之客與夫
鄉邑之老登蛾眉亭俯大江釃酒髙會鳴絃賦詩汲汲
然恐招納之弗廣恩意之弗周也以故人士舉慕鄉尊

尚之君歆然飲其德也嘻可不謂賢哉晚歸錢塘從容語諸子曰吾嘗築室塘栖樂其溪山吾圃樹菊二百菊孤澹貞潔介然有常吾庶幾近之吾將隠矣明年君疾不起年五十五泰定元年十二月十九日也又明年乙丑二月二十三日癸酉塟烏程縣崇孝鄉蘆溪之原母張氏娶姚氏有子二人曰黼曰黻黼包山書院長孫男二曰康曰庠其著述有古刀尺野人談録視聽録菊泉集姑孰槀菊泉樂府藏於家君廉靜寛慎貌和而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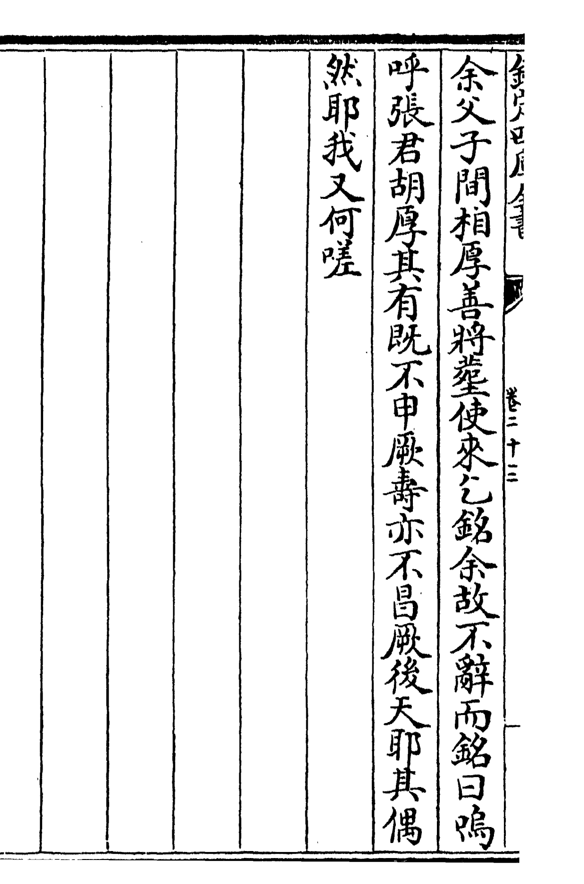
守世俗之所為有不為者誠有若其自況也墓期及鼎以
貴溪縣簿薛基之述來請銘故不辭而銘之曰約于身
豐于人維篤於仁厚厥有艱厥壽克咸厥後

經歷張君墓誌銘

大梁之張氏有家江南以明法飭行顯掾行省以卒者
孝叔有子承德襲教吕繼厥聲為嶺南廣西道肅政廉
訪司經歷以卒者諱復初中修字也少孤刻勵就學卓
犖有大志貌魁岸嚴整不可犯嶷然善為官所居聲威

流聞居平樂易長者也初辟浙東帥府史日本賊變生倉卒嘷謼白晝操利兵火官寺闤府勛勸君突出白戎帥部衛兵以距敵格殺其渠賊以故不敢廹而圍竟解葢君之勇畧如此頃之遷廣德尉不赴用舉者擢浙西道憲史繡衣使數倚決難事君治之恒若簡而有餘以材高遷行察院史尋調將仕郎知事平江府非其好不就也又辟南臺掾御史薦君練臺憲典故可以持憲一道遂超遷從仕郎經歷廣西道踰嶺冒瘴沴卒欝林驛

時泰定元年七月甲子也享年五十八官為封傳護送以歸其配解氏以其年十二月甲子塟于祥符之原先墓次初君為吏精敏果伉發伏振弛擊姦强擿根節機張鍵閉靡漏毫末一時在勢者爭出氣力引挈之君亦慨然將有以為也而遽止於是豈非命也夫噫嘻命之不可空揣而材難恃以自見也久矣彼蹈汚陵巇剪剪以覬倖其偶得也又左睨右眴而恐失之是本何理哉君世為大梁人曾祖某祖某皆仕金季母氏鄂吞君游



余父子間相厚善將壟使來乞銘余故不辭而銘曰嗚呼張君胡厚其有既不申厥壽亦不昌厥後天耶其偶然耶我又何嗟

伊濱集卷二十四

元　王沂　撰

行狀

張君仲實行述

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知事張君仲實曾祖宗尹宋贈朝議大夫祖繡宋武德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父淦忠翊節先生諱槸字仲實其先秦州三陽川人五世祖循忠烈王佐宋高宗南遷因家錢塘先生幼而警敏絶人能

刻意學問言動蹈繩墨雖在綺紈不流不侈甫冠學藝大成是時宋社既墟而文物典刑猶存鉅人耆艾士若兵部尚書陳公存參政中書文公及翁禮部侍郎鄧公光薦太學博士劉公辰翁皆降詘年德相與交好譽望四出盖自景定咸淳間士溺於舉業以磔經破道之學槖籥而風聲之先生獨斬斬於流俗鋭意矯復古學一切掃除芬葩組繡而空之於時翰林承旨趙公孟頫以文墨論議特起東南先生稍後出名嶷然角立文辭肆博

其學富而醇於經闡明與旨觝異剗偽與濂洛紫陽表裏而涵浸渟蓄洞見根極大侈厥文閎肆雅與茹道德之旨達世務之要於詩尤自喜温麗閒淡氣質渾渾辭非一律橫從窈眇而自合於繩削又何其工也為人廉靖自將尤篤於嗜善其游皆當世秀人偉士與剡源戴表元師初漁陽鮮於樞伯幾吳興陳康祖無逸錢塘戴祖禹令祭酒巴西鄧公文原善之尤厚其事親以孝聞始終翊節蓄學弗售而先生不事產業基址日益以貧

而竭力致養宜寒燠具豐柔滫瀡弗忍一日去左右其
隙則教授學者户屨緐緐然其聞言氷釋觀德心服勸
飭礱漑以成厥器甚衆初用舉者起家為杭儒學録非
其好也翰林學士徐公琰廉察浙右素聞先生賢甫至
致禮與相見諮之即薦宜充本朝文學選翰林承旨閻
公復亦奇其文雅咏言以賞識二公望崇一世不妄與
人數從騎吏入下里舍論談溥旻學士大夫咸多二公
之知人而知先生之微求諸人也頃之江淮尚書省選

正江陰儒學尋遷宜興州學教授轉教平江府儒學先職是者轉喋吟尸厥官先生所至端矩𪆫嚴指誨我冠逢掖翕然知所樹立庾粟庫錢整葺剔蠹修明紀綱士得以勸儆得以興而學校風俗為之一變矣大抵先生之學以明斯道澤元元為己任恒謂我之所以自著者在行事不必見諸空言雖宦而不遂仁而不年其所設施不足以發厥緼然其志可知也轉徙郡文學吏二十餘年人皆為之歎然而先生怡然不介意每去官歸輙

與學者講貫如平昔若終其身以誨人為樂者平生故人超侍從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或聞先生一入帝城要途可跬步至也謝曰親老矣得一席之位以行志三釜之禄以為養斯可矣庸何望其賢以兹益信先是有以工書薦者拒之曰與其以書進吾寧窮以終也江浙行省丞相府辟掾禮曹今平章高公時叅知政事素善先生亦風俾即署時首相目指氣使可鑠金石先生固辭卒弗能奪也其正行直道廼如是久之調將仕郎主

廣德縣簿丁母憂服除擢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知事談者謂先生宜在朝廷備訪問討論非厥事而先生處之斡旋綜理若決流抑隊可為後法考績而代不赾浙西道廉訪使者曹啟薦曰張梫學完行尊鄧善之劉損齋儔也方朝廷崇儒術尚廉素之時宜特遷江浙儒學提舉以奬恬退不報先生亦以老不復言仕矣以泰定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終於家年六十六葬於是年三月墓在大慈鄉龍姥池北初宋大理少卿年公巘號大儒讀

先生之詩唶曰非今之所謂詩也桐江方萬里於文學少許可以昌黎有李漢紫陽有黃榦擬先生學士大夫以為俞而先生不以標望高人好奬後進一有所長輙誘厲奬藉之以故所成就累累知名嘗手江浙文柄其權衡鄉貢士得人居多嗚呼可謂醇明篤慤之君子矣生平撤所嗜好頗喜藝菊嘗謂所知曰菊貞素孤潔吾庶近之因自號菊存先生未嘗著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襮既歿子猷集其文章詩為學古齋藁若干卷拾遺

若干卷其披尋紬繹緝綴今古羣書類聚法制度數造物立器解名釋象曰格物編又如干卷讀者可以知其志之所存也嗚呼先生而位止於斯而年止於斯然能自立於不朽視夫得悖乎道處非其任其彰醜於後者孰為窮孰為達亦可以無憾矣母朱氏娶劉氏句容縣簿沇之女繼室牟氏子五人炬爗爥爝煥燭爂前死矣五女子其已嫁者三人梁郭瓚杭吳其婿也其一人未嫁而前死一尚幼也孫七人既葬之三月其游襄陰王沂

序次其言行大畧而歸之先生李子厭噫沂言亦奚益於先生也然先生之歿大夫士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則其遺論在人多矣詎無能言君子為之著述俾信於天下後世哉

張君信甫行述

張君諱誠字信甫其先河中人考諱鈞金季徙家華州已而歸其先河中子四人君其幼也君為人內自飭勵無外飾大抵於仁厚最隆也其事父母養能致其樂喪

能致其良其治家規畫纎悉備具以故於研窮博洽之功未暇也然明敏異甚書一讀輒能通大旨凡三人長甫冠而卒次恕次仁友愛甚篤相謂曰吾等幸鍾世德丁日繁衍微規約何以為覵迺象唐張公藝於堂又樹屋以祠其先春秋眂牲省器皆不以屬子若孫俯仰齋慄如見其享之者已祭列子婦堂下申柳仲塗之訓咸慄然警懼已而慨然相接其兄既早世君撫其長幼千五百餘指咸得其宜捐重幣延師以教諸子姪入其門

尊安其里里慕其尊一時皆稱之其視族人愛以均於衣服飲食自奉尤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錙銖顧惜意隣里歲饑輙發粟以救嘗學醫疾者歸之無親疎遠邇皆為之盡其術貧者或資之藥物衣食歲具豆糜食飢者恒百餘人天歷初陜西牧弄兵既渡河居民匆炊朝不謀夕閭里惡子席亂刼掠有掊君金帛之積者兵既定事露或勸君白有司君謝曰聚散物理之常彼先世嘗相好矣吾忍之奚以見諸地下耶卒不暴

章人以此多之其與人少合所與合不阿其意守令以
休沐造其席問起居或詢以政治得失終不能以勢利
及也遺戒諸子曰吾昆弟同爨無間言若等克紹吾志
即死靡憾君享年七十四娶孫氏子三人長克謹次克
慎早世次克寛承襲教世其家為國子伴讀孫二人曰
某曰某克寛將以某年某月葬君於條麓之先塋泣且
拜請於王沂曰先子有馴行潛德不克顯於世茲將乞
銘於浙省条政祭酒富珠哩公先生其良而述之余曰

吾雖不與而父接覿若云則知爾父之可銘也謹序次如右

故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魏郡公胡公行狀

維胡公系出於虞有為周陶正封陳者是為胡公其後曰建曰廣以勲名著漢歴魏晉宋齊梁曰質曰昭曰譙之曰奮曰威曰諧之曰僧佑曰頴史繼有書迄公先初為大梁之鄢陵人在宋金繼為顯官天兵墟汴公考提

其家渡河故今占籍相州為相之安陽人天興火剽之
餘雖鄗陵葬有塋塋有碑其文剥缺不可識而牒莫得
而詳然奕世載德畜而不發至公之子侍御史以儒學
政事顯名朝廷而胡氏遂顯矣公諱景先字彦明以子
貴封奉訓大夫知頴再封朝請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
事騎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
都尉安定郡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魏郡公考諱用璋以孫貫累封嘉議大夫禮

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魏郡侯母祝氏贈魏郡夫人妻王氏贈魏郡夫人享年八十以致和元年二月六日無病而逝以其年五月十日甲子葬安陽縣孝明村之原祔以夫人王氏子二人曰彛正議大夫御史臺侍御史曰規中書兵部掾女三人長適鄭某次適王某次適李某皆士族孫二人曰伯敬侍儀舍人曰伯壽尚幼也孫女二人長適大司農侯公孫某次適樊某初公考禮部敏達有志操種藝自給以德行化鄉里隣有棗樹垂舍傍

隸熟墜地命左右拾以歸其主其屬志如此與人游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以故人莫能親疎久而後知其篤也居嘗愛眉山蘇氏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惟語遂自號曰陶然翁隱居而終祝夫人智識過人遠甚畜馮有夜盲者僮撞面謾市人取直歸以自媚夫人遷云還其直且謝曰童不以質而輙汝給吾不忍也公承德襲教力學不倦嘗慨然嘆曰辭親干祿孰若竭力以供子職屈已從人孰若隱居以遂吾志

故終身未嘗言仕其事父母養能致其樂喪能盡其哀事兄有過人之行推已屬人無不致其厚兄歿待寡嫂岳氏亦盡禮教畜其孤厚如已子同里人有貸錢為本業子本相埒至數十萬貧莫能與息主責勢孔棘聲自繼公聞捐家貲俾償之里人泣謝持券納公所公謝火其券歲飢出倉實以賑其隣里鄉黨既匱又賣田繼之至熟衆將償公辭不受里有喪其子弱家無所有為具衣被棺木飯含以歛葬之經理其子尤盡恩意既長俾

有家願傭以報德公不許盜有竊其牛羊者已而又竊所乘馬公知賊處一不問人嘗具饌公食肉而甘問諸庖人庖對法以兩釜合以泥封褁中置肉火其頂趾公曰釜得無損乎味於適而器於弊吾不忍其仁厚天性然也其平居則恭謹恂恂遇人不為畦畛或欺而侮之亦不變以故鄉人皆樂其和而畏其莊其長老教子弟必以公為法曰為人如胡公足矣其孤寡饑饉之人相謂曰自胡公亡使吾無所告依其見於言行者如此王

夫人鄜陵望族性行孝謹處內外親疎之際盡其宜事夫能成其孝教子能成其才子官於朝豐顯矣鄉里以為榮而卒亦不見其喜子罷官歸或貧匱以不足於養為憂輒喜曰此吾所以教子也吾敢不安於命哉吾無待於外也其子居禮部喪甫除服匝月起而陜西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時夫人春秋髙以就養辭夫人止之曰西臺臨分省四朝廷視為重地且秦中歲凶人相食賢者急病而讓夷而忘父之訓耶無庸我憂也此夫人

之德見諸外者如此侍御由丞相府掾起家工部主事職十有二遷為侍御史官十轉為正奉大夫初河南歲大祲使請發倉以賑救者足相躡於道行省拒弗許侍御史時為河南省左司員外郎乃代判省牘擅發米二萬石所活五十餘萬人其僉河西隴北道憲也隴北道近邊吏往往闊畧文法乾沒無所忌侍御按姦發伏振擿利害窮治贓十有一人繩以法濫繫者釋八人豪大吏屏息累足目公曰是不可犯也部內肅然為中書右

司都事西域僧卦釋因以祓除者内侍奉者引富民子坐法當死者將縱繫侍御白宰相復置之獄其為御史為員外郎左司也練習朝廷典章故實亦臨事明敏果斷引大體闊細故色和而語莊矯矯無所屈皇上入正大統聖朝故典錫賚親王宗臣庶官衛士金幣帛以萬萬計朞月間罄故典者再用事者憂之請括金民間以充用侍御時為户部尚書稽内府之隱得郡縣上供之實與夫内帑藏積之羡不足則令鹽商入銀以準幣朝

度有法若家計然論者多之其為治書也時皇上委任
大臣垂拱仰成而侍御振舉紀綱以闡明法度至於以
道德勸講傳經啟廸人望物論咸曰是堪重任者是皆
履正蹈義所至然樹藝德善在公有不得而辭焉者公
之壽考康寧食其禄養而侍御入則侍帷幄贊國論退
而承顏侍膳雍容膝下可謂盛矣天之施與善人豈非
信哉公既歿如千年皇上嘉公之能教厥子為才臣命
明著公之休德遺澤章示萬世以假寵胡氏之子孫於

無窮以勸天下之為人父者侍御將乞銘於御史中丞浚都馮公以狀來請沂謹序次其實可傳於後世者如右謹狀

哀辭

天台趙公哀辭

天台趙公岳甫遊余父子間二十年與先君交為莫逆於沂則師友也公既殁之二年先君捐館沂抱痛終天繇洛南奔喪先友彫喪殆盡公亦邈不可得矣念無以

致其良者乃為辭以哭之公諱許岳甫其字也上世為
蜀人今為天台人起家以台州文學掾至年七十還政
官八轉為朝列大夫職七遷為明州路治中年七十二
終於家公學博而醇文宏贍而不浮與人交盡其義不
隨時勢冷熱為向背行已居官一於忠厚不馳騁衒鬻
以投世干顯故知之者少而公不易其意也其為温推
官時樂清縣民陳漁于海它舟貫其釣緡陳舞梃以紿
之怒且鬪攫其緡及囊衣委舟順流去陳賂遺邏徼誣

以剽刼之罪捕得掠倖自誣二人以瘐死獄具公審鞫知其究即解縱其從九人治廵徼罪狀辭服民歡呼聲動海上以為神明公為政大概類此故所至有遺愛辭曰倬彼赤城仙聖所宮中流日溪屈蟠蛟龍厥材孔良梗楠豫章虎豹暈翟有炳其章淑靈和清扶輿委欝萬物不得畀人間出篤生我公有蓄硼硼既焯其禨亦宏厥聲寧國之治蘇僵博瘠初以詆去民實戴德于甌于閩有偉其蹟驅其蝥賊以殖黍稷彼疾其驅公車徐徐

世懦而恃公恬其居順退以年娟於林泉身焉逍遥秀眉蒼顛嘯歌偃側世無不得子孫順慈化其餘澤旣壽而康亦熾而昌君子之祥邦家之光彼天如何不俾百年馬鬣峩峩日溪之阡日溪茫茫公豈其藏乘雲跨箕至於帝旁嗚呼天乎旣喪吾父又奪夫子撫膺痛哭念我何恃穹穹厚厚有時而毀余心之良其何能已

祭文

祭魯子暈參政文

嗚呼天於斯文忍斵喪之胡為哲人相繼而萎多士何以為繩衡天下何以為蓍龜此學士大夫所失聲而驚呼涕泣而歔欷嗚呼惟公氣虹霓而掭冰雪學河海而文星斗取之既博而成之粹養之以深而禀之厚故其器不止於一能學不期於偏就進位於朝則鳴鳳之儀講道於家則洪鐘之扣既撤牖以並納亦隨材而獨誘如雷雨之先物咸頴發而茁秀流蘋藻以筆韻潔黍稷而饋餾文章之選禮樂之司師氏之位侍從之躋既耀

其華厥聲亦馳或阻為崖或巧為機公坦其衷不見瑕疵有穹其勢有赫其威非義所在公不詭隨至於弛張有時進退有義何堂堂而山立忽星隕而飈逝嗚呼維公而遽死邪吾道之衰乃至此耶凡我同朝矧曰同志契濶山川阻親含襚終天永訣寓此薄醊